

谁是强者

(六场话剧) 梁秉堃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4.7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个反映四化建设新生活的剧本。它描写某棉纺织厂厂长袁志成，在扩建一座新车间的工程中，遭到各个协作单位的要挟，逼迫他向不正之风就范；面对“关系学”的重重包围，袁志成也曾一度动摇，作了某些退让和妥协，可是当他违心地去给“关系户”上供时，终于容忍不了对方的胡作非为，同那些玷污党的声誉、阻碍四化建设的行径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剧本深刻地描绘了四化建设中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刻画了一个顽强不屈的创业者的形象，具有强烈的发人深思、引人向上的艺术魅力。

本剧获得文化部、中国剧协颁发的1980—1981年优秀剧本奖。

责任编辑 潘亮立

谁 是 强 者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95,4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 3/8插页2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册

书号：8069·212

定价：0.44元



第一场 除夕夜，袁志成(吕齐饰)邀请吴一倩(陈国荣饰)等人到家里，为九千锭车间的设备安装即将开始而举杯祝贺！此时，新车间却突然断电了。



第二场 小闹钟(刘静荣饰)为袁晓兰(梁月军饰)搞来了家具票，但要一吨钢材为交换条件。袁志成不答应，袁晓兰对父亲大为不满。



第三场 袁志成和李主任(修宗迪饰)终于找到了电力公司的倪科长(李士龙饰)，向他询问断电的原因，并请求尽快解决供电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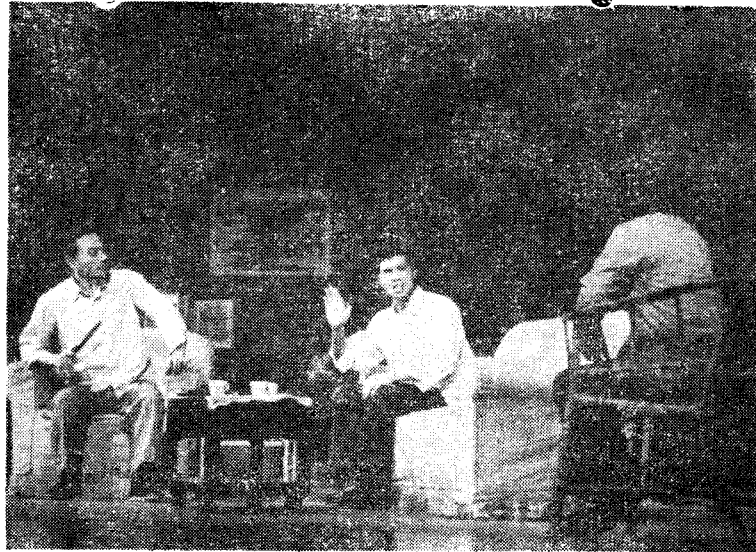
第三场 袁志成叫李主任在笔记本里记上：“袁志成、李大年共饮苦一酒大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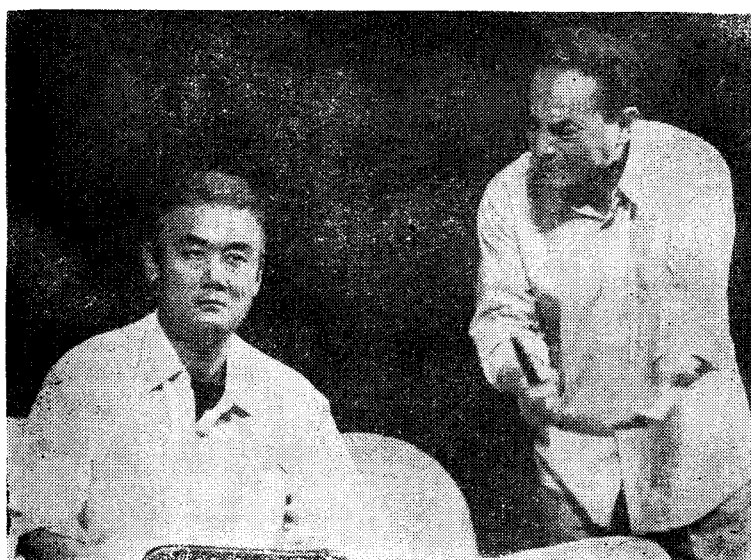
第四场 为了解决供电问题,袁志成和李主任违心地带着毛毯来到倪科长家里。倪妻(周铁贞饰)一见礼物,笑逐颜开。



第五场 袁志成得知供电问题解决了,表示一定要按时投产。吴一倩十分赞成他的意见。



第六场 经江南纺织机械厂赵科长(严燕生饰)揭露才知道,原来是上级批给电力公司一个上职工大学的名额,他们才给新华厂送了电。



第六场 袁志成知道了是郑局长(吴桂苓饰)给电力公司批的名额,对他颇为不满。

摄影 苏德新

目 录

谁是强者

第一场.....	(2)
第二场.....	(20)
第三场.....	(41)
第四场.....	(59)
第五场.....	(70)
第六场.....	(83)

附 录

戏剧创作要反映现实矛盾.....	梁秉堃 (97)
------------------	------------

——致友人的信

排演《谁是强者》的体会	林兆华 (103)
-------------------	-------------

积极反映四化生活 正确表现社会矛盾

——首都文艺界人士座谈话剧《谁是强者》

.....《文艺报》记者《人民日报》记者	(111)
----------------------	---------

把文艺的灯火燃得更亮些	赵 寻 (120)
-------------------	-------------

——评话剧《谁是强者》

看《谁是强者》有感	刘厚生 (130)
-----------------	-------------

首次演出本剧的演职员表	(133)
-------------------	---------

文化部、中国剧协联合举办1980—1981年

全国话剧、戏曲、歌剧优秀剧本评奖获奖

名单	(134)
----------	---------

人 物 表

袁志成——五十多岁，男，新华棉纺织厂厂长。

方 静——五十岁，市轻工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袁志成的爱人。

袁晓兰——二十六岁，新华棉纺织厂工人，袁志成之女。

吴一倩——近六十岁，女，新华棉纺织厂总工程师。

李主任——四十多岁，男，新华棉纺织厂厂长办公室主任。

小闹钟——二十六岁，副食店售货员，袁晓兰的同学，北方棉纺织厂厂长之女。

郑局长——五十多岁，男，市轻工局局长，局党组副书记。

倪科长——四十岁，男，电力公司科长。

赵科长——四十多岁，男，江南纺织机械厂供销科科长。

林 彤——二十八岁，建筑公司办公室秘书，袁晓兰的未婚夫。

刘经理——五十多岁，男，电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

马玉秀——三十多岁，女，电力公司工人。

倪 妻——三十多岁，市郊区农村妇女。

第 一 场

〔一九八〇年新年的夜晚。

〔袁志成的家。这是华北某大城市新华棉纺织厂生活区里一幢普通宿舍的二层楼。舞台上两居室单元的外间，一门通往过道，一门通往内室，一门通往阳台。这个房间既用来吃饭、会客，又在墙角上支起一个床铺，作为袁晓兰的卧室。室内的陈设相当简朴，甚至连最时髦的沙发也没有摆。

〔隔窗相望，可以十分醒目地看到生产区里刚刚建起来的九千锭车间雄伟的厂房。

〔幕启。方静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着烧年夜饭的菜。

〔袁晓兰刚刚布置完屋子，手里还提着一只点着的红灯笼，不知挂在什么地方好。

〔窗外传来了并不密集，然而却很响亮的爆竹声。

〔袁晓兰的床头柜上摆着的小录音机里，播放着欢快的乐曲。

〔方静系着围裙端进一盘切好的熟菜。

方 静 （嗔怪地）哎呀，晓兰，灯笼还没挂好哪？

袁晓兰 新年就得有个新年的气氛，非给它找个好地方不可嘛！

方 静 行啦，快挂上吧！（听）哎，好象有人敲门哪！

袁晓兰 真的？别是爸爸回来了吧？哟，今天怎么没唱那两

句河北梆子啊？（学袁志成）“金枝玉叶少训教，来在开封搅老包……”

方 静 （笑）这孩子，还不快开门去！

袁晓兰 哎！（终于把红灯笼挂在电灯下，欲去开门）
〔过道里的门“砰”的一声打开，小闹钟大喊着：
“我来啦！”上。

小闹钟 （左手抱着一个塑料洋娃娃，右手抱着一瓶泸州大曲）我来啦！都吃什么好吃的啊？我今儿可在这儿吃年夜饭！

袁晓兰 （迎上去）该死的！原来是你啊！敲什么门哪，装模作样的！我们这儿都忙得快脚丫子朝天了，不给你饭吃！

小闹钟 嚯，人家刚进门儿就来这么一通，谁受得了啊！
（取出家具单子）老同学！拿着，家具单子！

袁晓兰 （接过，看）哟，这么多啊？

小闹钟 不多，跟我结婚的时候一个样。

袁晓兰 我，我真有点儿怕人家说。

小闹钟 一辈子就这么一回！

袁晓兰 （犹豫）要不，我再跟小林子商量商量？

小闹钟 你连这么点儿主都做不了啊？呆会儿咱们就跟袁伯伯说，他老不管可不行！袁伯伯快回来了吧？（把家具单子又收回去）

袁晓兰 我刚给他打完电话，这就回来。

小闹钟 （忽然想到）哎哟，你瞧我这马大哈劲儿的。（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一封信）这儿有你爸的一封信。

袁晓兰 （接信，念）“献给袁厂长”！

小闹钟 准是小孩儿们淘气，给按在楼道的墙上了。

袁晓兰 （拆信，念）“袁厂长，冒傻气，不懂上供拉关系。六亲不认包公脸儿，双手死抱旧皇历。生产生活上不去，奖金、宿舍没有‘戏’。逆着潮流当领导，不出半年一边去！”

小闹钟 哟！是这内容啊。大年下的，多丧气！看，这儿还有一张漫画哪！真不好看！

袁晓兰 （不满地）有意见提意见，干吗这么挖苦人哪？！

〔过道里传来唱河北梆子的声音。

小闹钟 你爸来了！先收起来吧！

〔袁晓兰赶忙把信收起。

〔袁志成兴高采烈地边唱边上。

袁志成 （唱）“金枝玉叶少训教，来在开封搅老包；慢说搬来国太到，宋王爷来此我也不饶！……”

〔吴一倩替袁志成抱着毯子随上。

吴一倩 （笑着）老方哪？

〔方静从厨房上。

吴一倩 喏，我把老袁押送回来了，你可要看好噢！

〔方静笑着接过毯子。

袁志成 吴总啊，咱们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吴一倩 我不要听你讲。你已经整整半年的辰光没有在家吃顿团圆饭啦！今朝无论如何也要在家过个新年的！

〔方静殷切地望着袁志成。

袁晓兰 我赞成吴阿姨的意见。

小闹钟 我也赞成。

吴一倩 （向袁志成）喏，看到了吧？你是少数。现在九千锭新车间的土建工程已经完成，下面的安装工作由我来负责嘛！

袁志成 （玩笑地）好！我服从多数。可有一条儿，呆会儿你也得来这儿过年。

方 静 吴总，我还给你买了葡萄酒。

袁晓兰 吴阿姨，您一定得来！

吴一倩 （认真地）一切要等到安装工作开始以后再讲。如果没有问题，你们不请我也来；如果有问题，你们请我也不来。再会！（下）

袁志成 小闹钟，听说北方厂的新车间，都安装一个礼拜了。你爸是坐上飞机了怎么着，那么快？

小闹钟 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我爸这些日子整天坐上小汽车，带着东西跑机器设备和原材料。

袁晓兰 要不，就能叫“和尚厂长”啦？

袁志成 又胡说什么哪？什么叫“和尚厂长”？

袁晓兰 就是专门会上供拜佛的呗！是吧，小闹钟？

小闹钟 没错儿。现在不当“和尚厂长”就吃不开！（发现方静，突然地）哎哟……

方 静 （含笑地看着小闹钟）怎么啦？

小闹钟 这儿还站着轻工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哪！方姨，您只当刮了一阵风儿，什么也没听见，啊？

方 静 替你爸求情啊？晚啦！这丫头。（轻轻地在小闹钟脸上拍了一巴掌，下）

小闹钟 （笑了笑，不在乎地）来！新年礼物。（把桌子上的塑料娃娃交给袁晓兰）老同学，这是给你的！（把泸州大曲交给袁志成）袁伯伯，这是给您的！

袁晓兰 （看着塑料娃娃）真有意思！这娃娃也不好买吧？

小闹钟 这是百货商场的姐妹儿特意给我留的，要不来了货一抢就没。怎么样，这关系够铁的吧？

袁志成 不用说啊，我这瓶泸州大曲也不是从前门儿出来的吧？

小闹钟 “一等人儿送上门儿，二等人儿走后门儿，三等人儿人托人儿，四等人儿干着急儿！”现在兴的就是这个！

袁志成 一张嘴就一套一套的。

小闹钟 当售货员的不能说还行？

袁志成 可我告诉你，伯伯这回还真跟你唱了个对台戏——九千锭车间整个土建工程愣是没上供，没拉关系。你笑，不信是不是？

小闹钟 （笑着）我信，我信还不行吗？可您别着急。我爸说了，土建才是一半儿。说不定好戏还在后头哪。

袁志成 好，那就走着瞧吧。

小闹钟 袁伯伯，咱爷儿俩打个赌干不干？

袁志成 怎么，还要跟我打赌？

小闹钟 您要是真能坚持到底，我就再送给您一瓶泸州大曲。

袁志成 好。

小闹钟 要是坚持不下去呢？

袁志成 （想着）嗯……我也给你买个塑料娃娃，怎么样？

小闹钟 好嘞。（伸出手）来！

袁志成 干什么？

小闹钟 拉钩儿啊！

袁志成 好，拉，拉！（与小闹钟拉钩儿）

小闹钟 说！拉钩儿上吊，一百年也不要！

袁志成 这是什么意思？

小闹钟 就是决不反悔的意思。反正我们院儿的小孩儿都这

么说。来，一块儿说。一——二！

小闹钟
袁志成

（同时）拉钩儿上吊，一百年也不要！

方 静

（端来一盘熟菜）看你那么大人了，还跟个小孩儿似的。

袁志成

（笑着）走，都到厨房去。不劳动，不得食。（转向方静）分配我干什么？

方 静

你会干什么？洗个澡、理个发去。看看，都有一个多月没打扫卫生啦！

袁志成

（摸着头发、胡子）来个折衷的方案怎么样？呆会儿我好好洗洗脸，再把胡子搂扯搂扯！

方 静

真拿你没办法！（进厨房）

袁晓兰

我爸就是懒！

袁志成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二踢脚”）刚才从日夜店路过，顺便买了这么一把。我先上阳台上放一个，也过过瘾。

袁晓兰

爸——

小闹钟

（把“二踢脚”抢过来）您先坐在那儿，我们今天跟您说点儿正经事儿。

袁志成

嚯，这么严重？（坐下）

小闹钟

您说，我们这位老同学可“七一”就要结婚了，她的事儿您到底还管不管吧？（向袁晓兰挤挤眼）

袁志成

管！前一阵子不是净忙九千锭了吗？现在有点儿眉目了，我还能不管？晓兰，快说说，都还缺什么？爸给你张罗张罗。

小闹钟

（把家具单给袁晓兰）念！

袁晓兰

（不接）还是你念吧。

小闹钟 我念就我念。袁伯伯，您好好听着。

袁志成 这么长啊？

小闹钟 您用不着害怕，这比那“八机部长”差多了。

袁志成 （不懂）“八机部长”？

小闹钟 啊。电视机、录音机、冷冻机、洗衣机、照相机、缝纫机……

袁志成 行了，行了，你就快说说家具吧。

小闹钟 （念）三开门大衣柜、多用柜、酒柜、电镀衣架、沙发、茶几、软床……

袁志成 （打断）非睡那软床干吗？那玩艺儿可是一按一个大坑，不舒坦！

小闹钟 我结婚买的就是软床，摆在屋里头可有派啦！

袁志成 好，好，我想着这事儿，想着。

小闹钟 （向袁晓兰）得，有袁伯伯这一句话，就都交给我办啦！

袁志成 你……

袁晓兰 爸，您可别小看小闹钟这个副食店的售货员，可有办法啦！

袁志成 （摇摇头，想要说什么）……

〔林彤上。

小闹钟 小林子，刚说完你们的事儿。你可倒真省心啊！

林 彤 （老实地）我早就想来了，可，可工作老处理不完。（取出一份文件）袁伯伯，这是工区王主任让我给您带来的。

袁志成 什么？

林 彤 土建工程竣工验收文件。他要求吴总快点儿在上边签字。

袁志成 嗯。吴总一会儿就来。(接过文件)好啊，土建大功告成！今年的收成不赖嘛。

〔方静在厨房的声音：“晓兰，来帮把手！”〕

袁晓兰 哎，来啦。

小闹钟 我也去。

〔袁晓兰、小闹钟进厨房。〕

林 彤 (有些不好意思地)袁伯伯，听说，听说您上礼拜在厂子作了个动员报告？

袁志成 对。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说了说。

林 彤 听说您公开号召大伙儿千方百计地弄白花花银子？

袁志成 对。就是给财政部多攒俩钱儿。怎么啦？

林 彤 有人问，光想要白花花的银子，那红彤彤的旗帜还要不要？

袁志成 我都要！没有白花花的银子你哪儿来的红彤彤的旗帜？

林 彤 (笑着)您，您可真够敢说的。

袁志成 我还嫌说得不够呢。扩建个九千锭车间，就能保证我一年给国家交一千八百万的利润，不好？该挣的钱不挣，不该花的钱滥花，那叫败家子！提个白花花的银子怕什么？我这人是两论起家——“唯生产力论”加“人性论”，说话就是小辫儿多。

〔方静拿碗筷上。袁晓兰、小闹钟随上。〕

方 静 快着，摆桌子准备吃饭啦！

〔众人摆桌椅。〕

〔李主任陪着倪科长上。〕

李主任 厂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电力公司的倪科

长。

倪科长 （热情地）不，不，是老倪！老倪！

袁志成 （与倪科长握手）欢迎，欢迎。坐，快坐。

〔袁晓兰、小闹钟、林彤进里屋。〕

倪科长 （极不见外）你们要吃饭？没关系，用不了几句话。

方 静 不忙，坐吧。（进厨房）

袁志成 （热情地）到了我这儿用不着客气。老李，给倪科长倒茶。

〔李主任给倪科长、袁志成倒茶。〕

倪科长 （坐下）李主任，坐，都坐。

袁志成 倪科长，我这个人直肠子，开门见山吧，我这九千锭车间下边可就全靠你们啦！

倪科长 您放一百个心，这是我们份内的事嘛！现在是各条战线开绿灯，确保轻纺工业大上、快上。袁厂长，对吧？

袁志成 咱们这是一个前方，一个后方。没有后方的支援，前方就不用想打胜仗！

倪科长 可现在的事儿可真叫难办。“文革”以前一天能办完的事儿，这会儿你俩礼拜也处理不利索。本来就是电源不足、电压不够，再加上一扯皮，这事儿可就更不好办啦！

袁志成 （有些紧张）老倪，我们这可是……

倪科长 我的厂长，您可别误会。我们刘经理有指示，不管有多少困难，也得确保你们厂用电。

袁志成 （兴奋地）那就太好啦！

倪科长 我们刘经理连那话都说了：“就是电力公司的机关